

### 《于成龙全传》： 历史往事话清操（上）

□宋淑娜

读了我阅读《于成龙全传》的兴趣。《于成龙全传》上下两册，共计85万字，以年系事，以事系人，以人系史，分为“青少年时代”“第一个职务：吏部笔帖式”“过继给伯父于得水”“初任乐亭知县”“滦州知州”“再任乐亭知县”“通州知州与抗震救灾”“江宁知府”等16章。全书洋洋洒洒，从内容到主旨，一言以蔽之：凿凿真历史，满满正能量。此书真是“一部传播真实历史、弘扬正能量的史学人物传记”。网上有书评人点评《于成龙全传》完全符合人物传记的文学特点：真、信、活。至于“真”“信”“活”两字，得益于著者的苦功。历史学家钱穆有句名言：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

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孙东振、陶文冬两位著者正是带着对地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怀揣着弘扬廉史的梦想，奔波于图书馆、档案馆等处，查阅《河北文史资料全书》《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固安县志》等书籍，研读康熙《于成龙碑文》王士禛《襄勤公墓志之铭》于成龙《归田稿·序》等文，才完成此书。故而全书无论是大到历史事件，小至地名考订及满蒙注解，都是可信的真实史料。若说“活”字，窃以为若从内容出发，结合主旨来看，于成龙鲜活的廉官形象，永远镌刻在读者的脑海中。抑或可言，于成龙在防腐、反腐中的民本思想及刚正不阿的清操风骨，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中。翻阅《于成龙全传》，具体论述于成龙清操风骨的文化基因，可以概括为正气与勇气，及清气与士气。



□徐清歌

目次

一 欢呼

北京的夜晚……3

人民内战……6

欢呼……18

国家……27

我想念我的祖国……29

双尖山……35

“好”……46

二 保赤和甲

保赤和甲……50

可笑的旅行……60

豆加豆人，起来！……62

千千万万人朝一个方向……64

有朋友从远方寄信……66

给鸟的赠言……67

《春天》是诗人艾青的诗集，195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封面图，都很切题。书名“春天”两字醒目地横排于上方。下方是木刻家古元的木刻图，淡黄的背景色中，远处有耕种的人与牛，近处有葳蕤的树木，还有畅快的水面。仔细观察，水面上有些许涟漪，不禁给人雨落水上的感觉，这不是细雨将来的好时节——“春天”吗？“好雨知时节”的春天，是古人的诗句，而今人艾青笔下的“春天”又是什么样呢？由此引起读者的阅读欲望。

### 封面秀

2022年11月，作家出版社推出孙东振、陶文冬两位地方学人合撰的新著《于成龙全传》。对于本书传主，笔者还须赘笔絮语数句。清初时期，有两位廉吏名宦皆名于成龙。一位是老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人，官至两江总督，人称“清朝第一廉吏”，又有“于青菜”的美

名。另一位是小于成龙（1638—1700），字振甲，号如山，辽宁盖州人，官至直隶巡抚、兵部尚书。《于成龙全传》的传主正是小于成龙。他的名声也很大，不亚于老于成龙。这位小于成龙曾经于泰州、高邮、兴化等地治水。因此，小于成龙的旧时故事，应当在如皋及其周边地区流传过。乡缘激发

### 《日日100》中的老物品

□陆小鹿

松浦弥太郎在他的《日日100》一书里，他能说出与生活中每件物品共处的故事。这些物品，有吃的穿的用的；有贵价的，也有便宜的；有祖父留下的遗物、朋友赠送的礼物，也有自己淘来的东西。假若要提取一个公因式，那就是——它们都是松浦弥太郎喜欢的。

懂生活的人有主见，从不跟风，不贪多，他们只会在经济范围之内，选择自己最喜欢的，绝不将就。与其说这是一种精致生活的准则，不如说，这是一种认真生活的态度。

松浦弥太郎很喜欢去跳蚤市场淘东西。有一回，他在乡村跳蚤市场，相中一条郁金香图案的阿米什拼布婴儿被，这条被子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因为喜欢，他毫不犹豫买回来，每到冬天，就拿这条拼布被当盖毯睡。国人大多不喜欢“中古品”，这个词在国外却很流

行，意为“二手物品”。循环使用“中古品”，既便宜又节约资源，最重要的是，它凝结了岁月时光，充满历史故事感。书中还有一件展示的物品是钱包。松浦弥太郎提到前辈建议他：“钱包一定要用好的。要随时保养。如果是皮质的，每星期擦一次。且绝对不能塞在后裤袋里直接坐下。钞票要按同一面放。还有一个钱包不要用超过两年。”不同的生活理念，决定不同的生活方式，细节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习惯、修养和品

质。还有一件物品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它就是——梭罗的书桌。松浦弥太郎说他18岁时读到《瓦尔登湖》，对梭罗简单独立的生活方式产生敬意和共鸣——人类的富足，或说人生的丰富不在于物质消费，而应该来自精神以及滋养心灵的劳作。后来，他去梭罗故居参观时，被其小书桌深深震撼。因为没想到这样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用的居然是一张小书桌，就像小学生用的那样。梭罗曾经说过：“人一旦了不起了，就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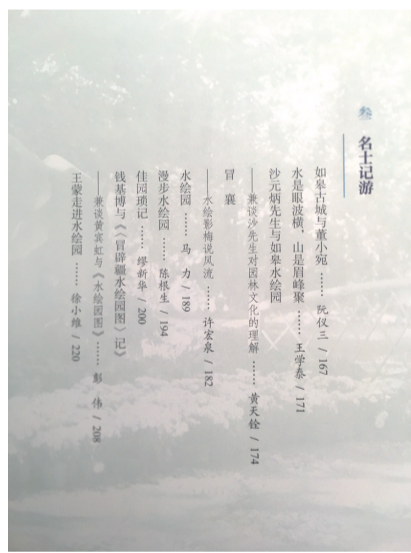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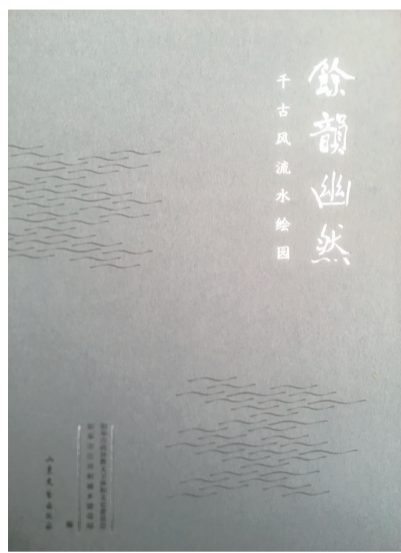
望有张跟自己土地一样大的书桌，但其实是桌子越小越好，这样才能更专心地工作。”受其影响，松浦弥太郎后来也订制了一张与梭罗书桌同样大小的桌子，放在自己的书店一隅。

读完《日日100》，我开始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家中的物什，发现很多东西并不是自己喜欢的。当初买下它们，有些因为便宜，有些因为忙碌没有时间好好挑选。不够美好的物什，将我的家装扮得也不够美好，突然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如此粗糙而潦草。这本书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学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生活有所要求。当一个人对所做的事情有所要求，他们在细节处理上就会比别人做得更好，而我们的内心，也因此会变得更加丰富。

### 新书简评

### 《余韵幽然——千古风流水绘园》

□金素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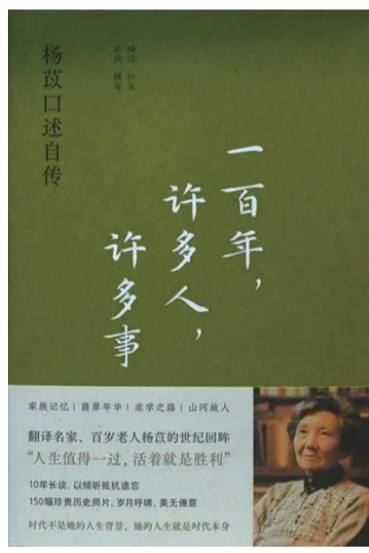


2022年12月，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余韵幽然——千古风流水绘园》。此书由如皋市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委员会、如皋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合编。文化老人王蒙为本书题签。全书35万字，分为“史海记疑”“水绘记雅”“名士记游”“园林记趣”四个部分，录入冒鹤亭、陈寅恪、孟森等老一批学人有关水绘园的部分作品。此书主体来自于阮仪三、王学泰、赵园、邓小军、严晓星等当代学人的多部作品。书中还录入数篇如皋籍文史研究者的作品，包括徐知免、顾启、刘聪泉、黄天铨、彭伟、徐小维等人的新旧作品。

不同籍贯的作者，不同年龄的作者，不同风格的作品，不同体裁的作品，都在文中围绕水绘园进行研讨、叙述，从而形成了一部现当代学人研究水绘园文化历史的汇编书籍，既难能可贵，又雅俗共赏，对于宣传如皋历史文化大有裨益。

### 《杨苡口述自传》

□丁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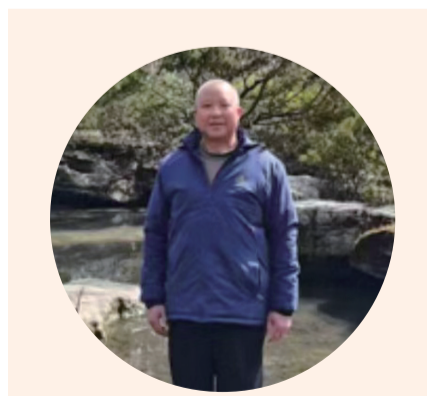


《杨苡口述自传》于2022年12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此书全名《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顾名思义，这与口述者的生平有关。杨苡（1919—2023），生于天津，就读于西南联大等校，受到沈从文、巴金诸友指点，从事翻译工作，译作有《呼啸山庄》《天真与经验之歌》等，2019年获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杨苡出身名门，结识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陈梦家、吴宓等众多文化名人。面对自己的百年人生，杨苡曾说：“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到了我这个岁数……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杨苡口述自传》正是如此，讲述了同窗往事、师生友谊、文人缘分，百年来的人与事，像一幅素描画卷缓缓展开，那画卷中记录下众多文化大师的身影，令读者感慨。

### 黄酒味香品真情

□吴凤祥



金杯银杯斟满酒  
双手举过头  
炒米奶茶手把肉  
今天喝个够  
朋友朋友  
请你尝尝  
这酒醇正  
这酒绵厚  
让我们肝胆相照  
共渡春秋  
在这富饶的草原上  
共渡春秋  
……

每当战友聚会，听着《酒歌》，喝着老家的白蒲黄酒，就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和战友们在雨中“夜战”，在雪中“冲锋”的战斗情景，同时也想起了老家的故事……

我家是开理发店的。记得小时候，要是今天的生意好，傍晚时分，母亲就到屋后运盐河边，去找船家买鱼，张罗着给父亲买点下酒菜。运盐河连着长江。来自长江的各类鱼虾，既多又新鲜，有鲢鱼、鲫鱼、鲈鱼、泥鳅、黑

鱼等。母亲归来，站在灶前烧鱼忙菜，爆炒黄芽菜杆、辣椒炒黄豆米……再来一碟白蒲茶干，都是下酒的好菜。

酒都是我去打来的。拿上父母给的一角钱，到我家南面一点的南石桥东桥尾下朝西的大杂货店去买二两左右的白蒲黄酒。那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大家生活尚不富裕，喝酒对父亲来说是一种奢侈，生意不好时，母亲是不让买酒的。

深秋以后，买回来的几两黄酒，都要装入小酒壶放到煤球炉上温热，随着酒温渐渐上升，满屋子会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醇香。酒热了，父亲小心翼翼地端起酒碗，慢慢地放到嘴边，见他“滋”的一声，嘴唇又凑一下，似有欲仙般的快感。累了一天的父亲，几口黄酒下肚，情绪明显愉悦起来，便挨个儿给孩子们夹小菜。鱼芒少的部分都夹给我们，鱼头鱼尾才是他的过酒菜。偶尔父亲会举起酒杯让哥哥们小品一口，对于最小的我，只是用筷子蘸上一点，放到我嘴边。他说，男孩还是要学会喝点酒的。上过几年私塾的父亲，还给我们说起了《三国演义》里相关喝酒的故事——曹操煮酒论英雄……且说且饮，他的酒兴更浓了。母亲一边笑着数落我们“绕台脚”（绕着酒桌不离去），一边从灶台上又端来热腾腾的新菜。一壶酒也就是二两多一点，每次碗里喝完了，都见父亲拿起小酒壶，把嘴放到壶口一饮而尽。看得出来，父亲总是没有喝够。

父亲虽爱喝酒，但从不会酗酒。不是没有

酒瘾，而是家里儿女多太困难，经济条件跟不上，为了把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拉扯大，他抑制住自己的兴趣爱好，喝酒只能浅尝辄止。他也有自己的“老酒经”：酒是粮食油，喝酒喝的是心情，人喜开心，人愁解闷，人累解乏。喝完迷迷糊糊睡一觉，养精蓄锐，以便他明天好好做生意。

父亲总对杂货店卖的酒心存芥蒂，总想找熟人到酒厂批。一次，来了一位顾客理发，说：“明天要出差，帮我加点工。”父亲与他一聊，知道他是酒厂的供销经理。这可忙坏父亲了，一个人理发，用了平时两倍的时间“精雕细琢”，经理欲离开之际，父亲“趁热打铁”，批了两坛酒。买回家后，夫妻淘气一场，母亲骂道：“光顾你喝酒，孩子们不要养了？”又自叹：“不就是点猫尿吗，就那么好吗！”

甘醇的酒香，引人垂涎，引我长大……高中毕业后下乡，从插队所在地当上了铁道兵，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参与修建伊敏铁路。部队是不允许喝酒的，但是重大节日例外。1978年，我当兵的第一年，“十一”国庆节那天，连队有了“八大碗”，有了难得一见的土豆烧肉、大白米饭，每班还配发了两瓶52度的海拉尔白酒。对于我这个吃腻了高粱米、土豆、牛皮菜的南方兵来说，看见大白米饭、红烧肉就像老猫见到久别的鱼，垂涎欲滴。副班长拿来喝水的茶杯，给每位战友倒上一点酒。大伙喝了一点，战友们又相互敬上一点，不知不觉我满脸红光……喝着、吃着、

说着，我嘴里由麻变甜，像喝到了家乡的白蒲黄酒，感觉越喝越香，越喝越爽。

当兵之前，父母健在，退伍回家，母亲去世，父亲病重。我被分配到如皋罐头厂才几个月，父亲病危。在平潮肿瘤医院食管开刀后，父亲已不能从口中进食，只能点流汁注入胃中维持生命。我最后一次从如皋城里返回白蒲看望父亲，父亲望着我吃饭，他用眼神看着桌上的白蒲黄酒，我对父亲说：“医生说你不能喝，等你病好了，我陪你喝。”父亲用无奈的眼神看着我，没有说话。哪知道，这句话成了我与父亲的最后告别，我回厂上班没几天，哥哥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去世。几十年来，我一直很后悔，要是像我小时候父亲在我嘴上用筷子蘸上一点，喂到他嘴唇上多好呀！

如今我们铁道兵战友都已过甲子之年，聚会不再饮高度的白酒，而是饮甘甜醇香的白蒲黄酒。金杯银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让我们在这醇厚的酒味中回忆我们醇厚的战友情……

